

國故論衡中

國故論衡中

章氏叢書之一

文學總略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  
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彰以作樂有闕施  
之筆札謂之章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章樂竟爲一章彰皦  
也彰文彰也或謂文章當作彰彰則異議自此起傳曰博學於  
文不可作彰雅曰出言有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專在  
竹帛諷誦之間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蓋君臣朝廷尊卑  
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謂之文八風從  
律百度得數謂之章文章者禮樂之殊稱矣其後轉移施于篇  
什大史公記博士平等議曰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



辭深厚儒林列傳此寧可書作彰彰邪獨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

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彰彰然古者或無其字本以文章引伸

今欲改文章為彰彰者惡夫沖淡之辭而好華葉之語違書契

記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謂不能舉典禮非

苟欲潤色也湯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為文王作湯孔子遵

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飾也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

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

者不皆彰是故推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彰彰為準今舉諸

家之法商訂如左方

論衡超奇云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

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又

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  
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又曰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  
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  
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又曰若司馬子長鐻子政之徒纂積  
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匈中之  
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  
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大玄  
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  
論論世閒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  
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  
令之文準此文與筆非異塗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爲主自

章氏叢書 國故論衡中 五十六  
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文有經傳解故諸子彼方目以上第  
非若後人擯此於文學外沾沾焉惟華辭之守或以論說記序  
碑志傳狀爲文也獨能說一經者不在此列諒由學官弟子曹  
偶講習須以發策決科其所撰著猶今經義而已是故遮列使  
不得與也

自晉以降初有文筆之分范曄自述其後漢書曰文患其事盡  
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  
也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  
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部一切并  
包是則科分文筆以存時論故非以此爲經界也昭明大子序  
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

貴此爲哀次總集自成一家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抱朴  
子百家篇曰陝見之徒區區執一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  
深美之言真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閒均龍章於素質  
斯可以箴矣世說文學篇注引惠帝起居注曰裴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辭精富此即崇有二論也世說又言正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道林語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又云皮道林通莊子漁父篇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是皆名理之言諸子之鼓吹也而以精富才藻爲目足知晉時所謂翰藻者正在此類且沈思  
孰若莊周荀卿翰藻孰若呂氏淮南總集不撫九流之篇格于  
科律固不應爲之辭誠以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眾寧  
獨諸子若云文貴其彰邪未知賈生過秦魏文典論同在諸子  
何以獨堪入錄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即古詩十九首  
亦皆入選而漢晉樂府反有愁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



低印為主獨取文采斐然足耀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是故昭

明之說本無以自立者也

案晉書樂廣傳請潘岳為表便成名筆或公綬傳所著詩賦襍筆十餘卷

張翰傳文筆數十篇行於世曹毗傳所著文筆十五卷王珣傳

陶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

帝崩哀冊謚議皆陶所草南史任昉傳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

任筆沈詩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詳此諸證則文

即詩賦筆即公文乃當時恆語阮元之徒猥謂儷語為文單語

為筆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儷語邪

近世阮元以為孔子贊易始著文信故文以耦儷為主又牽引

文筆之說以成之夫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

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既以文言為文序卦說卦又何

說焉且文辭之用各有體要彖象為占繇占繇故為韻語文言

繫辭為述贊述贊故為儷辭序卦說卦為目錄箋疏目錄箋疏

故為散錄必以儷辭為文何緣十翼不能一致豈波瀾既盡有

所謝短乎、蓋人有陪貳、物有匹耦、愛惡相攻、剛柔相易、人情不能無然、故辭語應以爲儷、諸事有綜會、待條牒、然後明者、周官所陳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禮經、春秋、經、九章、算術者、雖欲爲儷、無由猶耳目不可隻而曾腹不可雙、各任其事、舍是二者、單複固恣意矣、未有一用單者、亦未有一用複

者、案宋代以來言文章者皆謂儷語爲非、阮氏之論亦發憤而作也、不悟宋人儷語亦自不少、蘇軾上皇帝書其著者也、曾

鞏戰國策序移、倉州疏其間儷語與齊梁人不殊、下者直如當時四六矣、其他類此者眾、蓋非簡策之書而純爲單語者、世所

鮮有顧張弛有殊耳、文之名實未是在是也、所以爲古今者、亦未

是也、或舉論語言辭達者、以爲文之與辭、較然異職、然則文信

稱文、繫辭稱辭、體格未殊、而題號有異、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

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爲文、猶曰、今文家曲說云爾、大史

章氏叢書 國故論衡



公自序亦云論次其文此固以史爲文矣又曰漢興蕭何次律  
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  
藝文志言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文章者謂經傳諸子遷固所  
稱半非耦儷之文也屈宋唐景所作既是韻文亦多儷語而漢  
書王褒傳已有楚辭之目王逸仍其舊題不曰楚文斯則韻語  
耦語亦既謂之辭矣漢書賈誼傳云以屬文稱於郡中其文云  
何以爲賦邪惜誓載於楚辭文辭不別以爲奏記條議適彼之  
所謂辭也司馬相如傳云景帝不好辭賦法言吾子云詩人之  
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  
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以是見韻文耦語並  
得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爲部署則辭

爲口說文爲文字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憶故或用韻文或用  
耦語爲其音節諧適易於口記不煩紀載也戰國從橫之士抵  
掌搖脣亦多積句是則耦麗之體適可稱職乃如史官方策有  
春秋史記漢書之屬適當稱爲文耳由是言之文辭之分反覆  
自陷可謂大惑不解者矣

或言學說文辭所由異者學說以啟人思文辭以增人感此亦  
一往之見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絡一切箸於竹帛者而爲  
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局就有  
句讀者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謹之體旁行邪上條件相  
分會計則有簿錄算術則有演州地圖則有名字不足以啟人  
思亦又無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諸成句讀者

有韻無韻則分諸在無韻史志之倫記大傀異事則有感記經  
常典憲則無感既不可齊一矣持論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稱  
其志未足以動人過秦之倫辭有枝葉其感人顧深摯則本諸  
從橫家然其爲論一也不得以感人者爲文辭不感者爲學說  
且文曲變化其度無窮陸雲論文先辭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  
與兄平  
原書此寧可以一槩齊哉就言有韻其不感人者亦多矣風  
雅頌者蓋未有離於性情獨賦有異夫宛轉佹隱賦之職也儒  
家之賦意存諫誡若荀卿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乃若原  
本山川極命草木或寫都會城郭游射郊祀之狀若相如有子  
虛楊雄有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左思有三都郭璞木華有江海  
奧博翔實極賦家之能事矣其亦動人哀樂未也其專賦一物



者若孫卿有蠶賦箴賦王延壽有王孫賦禰衡有鸚鵡賦佻色  
揣稱曲成形相嫠婦孽子讀之不爲泣介冑戎士詠之不爲奮  
當其始造非自感則無以爲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斯不可以一  
端論又學說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於文言者在其得我心  
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縉愉者聞勞人之歌心猶怕然大愚不靈  
無所憤悻者覩眇論則以爲恆言也身有疾痛聞幼眇之音則  
感槩隨之矣心有疑滯覩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故曰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凡好學者皆然非獨仲尼也以文辭學說爲分  
者得其大齊審察之則不當

如上諸說前之昭明後之阮氏持論偏頗誠不足辯最後一說  
以學說文辭對立其規摹雖少廣然其失也祇以矜彰爲文遂

經傳論

忘文字故學說不彰者乃悍然擯諸文辭之外惟論衡所說略成條貫文心雕龍張之其容至博顧猶不知無句讀文此亦未明文學之本抵也余以書籍得名實馮傳竹木而起以此見言語文字功能不齊世人以經爲常以傳爲轉以論爲倫此皆後儒訓說非必覩其本真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異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義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傳者專之假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說文訓專爲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謂之忽笏作書思對命以備忽忘故引伸爲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爲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于經鄭康成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

八寸此則專之簡策當復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

漢藝文志言鐻向校

中古文尚書有一簡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傳則云古文篆書一簡入字蓋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經也入字者六寸

之傳也古官書皆長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三尺法經亦官書故長如之其非經律則稱短書皆見論

衡論者古但作侖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侖簫亦比竹為

之故侖字從侖引伸則樂音有秩亦曰侖於論鼓鐘是也言說

有序亦曰侖坐而論道是也論語為師弟問答乃亦畧記舊聞

散為各條編次成帙斯曰侖語是故繩線聯貫謂之經簿書記

事謂之專比竹成冊謂之侖各從其質以為之名亦猶古言方

策漢言尺牘今言札記矣諸書不見題署者亦往往從質名大

公之書而稱六弢黃帝之書而稱九卷

今靈樞經晉時稱鍼經漢末傷寒論序直稱九

卷直謂書囊有六搏帛有九也雖古之言肄業者

左氏傳臣以為肄業及之



也亦謂肆版而已釋器云大版謂之業書有篇第而習者移書

其文于版

學童習字用版亦版也

故云肆業管子宙合云退身不舍端修

業不息版以是徵之則肆業爲肆版明矣凡此皆從其質爲名

所以別文字于語言也其必爲之別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聲

氣乃其功用有勝于言者言語僅成線耳喻若空中鳥迹甫見

而形已逝故一事一義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全集

禁不可理言語之用有所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

成面故表誼圖畫之術興焉凡排比鋪張不可口說者文字司

之及夫立體建形向背同見文字之用又有不周於是委之儀

象儀象之用足以成體故鑄銅雕木之術興焉凡望高測深不

可圖表者儀象司之然則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有獨至凡無

句讀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以是為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興

會神旨為上。昔者文氣之論發諸魏文帝，典論而韓愈、蘇轍、竊

焉。文德之論發諸王充，論衡論衡佚文，篇文德之操為文，又云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

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楊遵彥依用之。魏書文苑傳

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刑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而章學誠竊焉。氣非

竄突如鹿豕，德非委蛇如羔羊。知文辭始於表，謹簿錄則修辭

立誠其首也。氣乎德乎，亦末務而已矣。案文選序云：謀夫之話，辯士之端，雖傳之簡牘，

而事異篇章，此即語言文字之分也。然選例亦未一致，依史所載，荆卿、易水、漢祖、大風，皆臨時觸興而作，豈嘗先屬草藁，亦與

出語何異，而文選固錄之矣。至于辭命，則有草創潤色之功。蘇張陳說度亦先有篇章，文選錄易水、大風二歌，而獨汰去辯說

亦自相鉏吾矣。士衡文賦云：說煒曄而譎誑，是亦列為文之一種，要于修辭立誠，有不至爾。

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隋書經籍志曰：總

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籍日以孳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然則李充之翰林論鐳義慶之集林沈約北澠之集鈔放于此乎七略惟有詩賦及東漢銘誄論辯始錄荀勗以四部變古李充謝靈運繼之則集部自此著總集者本括囊別集爲書故不取六藝史傳諸子非曰別集爲文其他非文也文選上承其流而稍入詩序史贊新書典論諸篇故名不曰集林集鈔然已瘠矣其序簡別三部蓋總集之成法顧已迷誤其本以文辭之封域相格慮非摯虞李充意也經籍志別有文章英華三十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詩與雜文爲異即明昭明義例不純文選序率爾之言不爲恆則且總別集